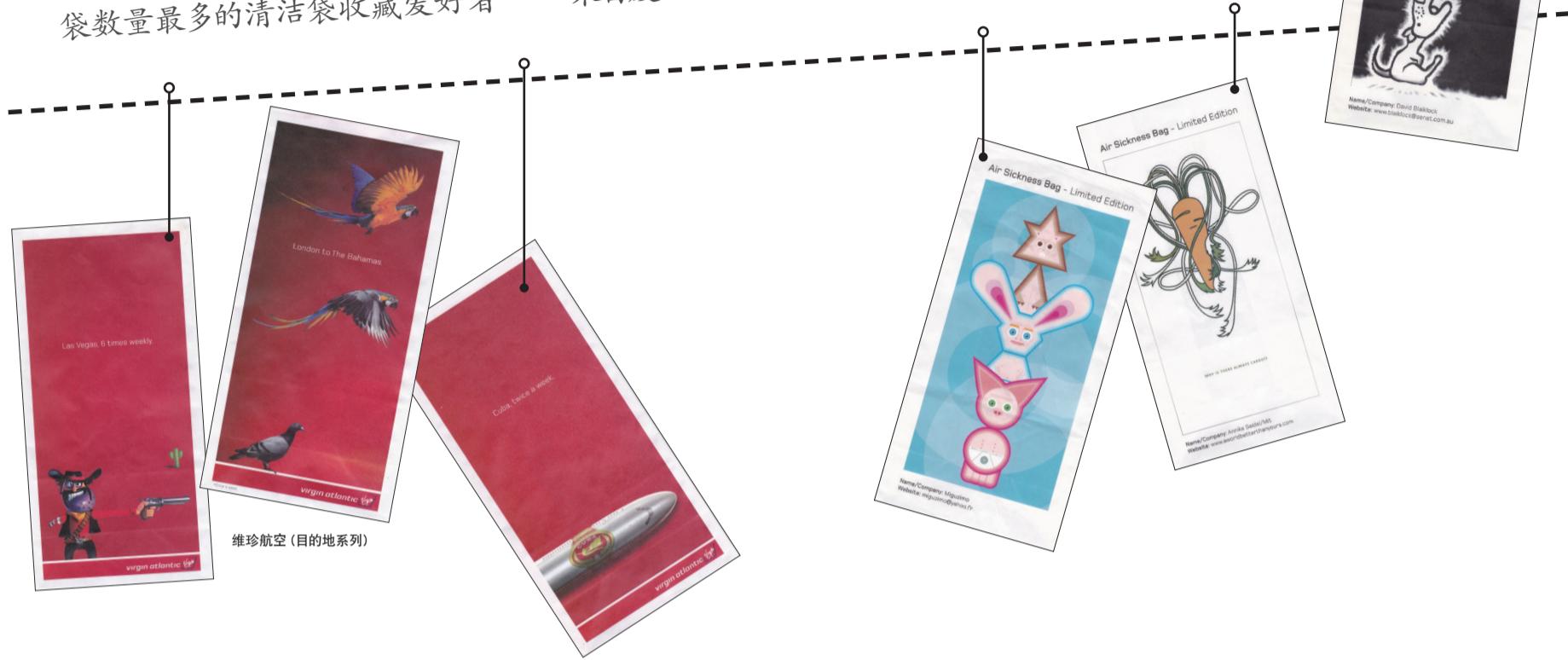


相信大家还记得那个在航空清洁袋上涂鸦的谢建平,他用涂鸦的方式记录每个清洁袋背后的旅行故事。而在收集清洁袋的过程中,谢建平曾遇到过一个贵人,为他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清洁袋,那就是目前亚洲收藏清洁袋数量最多的清洁袋收藏爱好者——来自厦门的陈旭生。



用清洁袋拼出一部别样航空史

【文/蔡娴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冷门收藏, 火热友情

清洁袋无疑是一项非常冷门的收藏,而真正将清洁袋当作收藏的人,全世界也不过百来个。所以,每当陈旭生和别人谈及自己的这项收藏时,大多数人都会以一种无比惊奇的眼光审视他:“你是说飞机上的呕吐袋吗?那也能收藏?”在有些人看来,陈旭生是个“重口味”的收藏者,他解释,自己并非是标新立异,也不是猎奇创新,只是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,会从设计的角度来欣赏清洁袋的别样之美。

在陈旭生看来,这是一个全民热衷收藏的时代,“收藏”这两个字已渐渐背离了原来的词义,“这似乎成了有钱人的专用词,而我收藏清洁袋更接近于收藏的宗旨,即欣赏、学习、交流和研究,我敢自豪地说,我的收藏没有半分的俗气”。

因为喜欢旅行,陈旭生常常会乘坐飞机,最初他总是喜欢翻看研究座椅靠背口袋里的各类东西,发现航空安全须知、航空杂志、清洁袋几乎是每个靠背口袋里必备的物品,而每个航空公司都会配备自己专属的清洁袋,“它们各式各样的图案设计深深吸引了我,这又是飞机上唯一可以免费带走的东西,于是,我从开始的休闲收集直至如今的痴迷收藏”。

从2009年开始,陈旭生正式开始收藏清洁袋。要收藏,光靠自己出行来收集肯定是远远不够的,起先陈旭生通过认识的航空业从业者,比如飞机的保洁员、维修飞机的技术人员以及空姐等,在他们的帮助下,得到了一些袋子。随着深入了解,他才发现国外其实已经有了历史比较悠久的清洁袋收藏文化,并建立了不少专业的网站,便于收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。于是,陈旭生找到了美国的清洁袋知名收藏家Bruce Kelly,并通过电子邮件和他取得了联系。

得知在中国也有这么喜欢清洁袋的人,Bruce Kelly非常热情地给了陈旭生很大的帮助,让他了解到很多收藏圈里的大神。Bruce Kelly还鼓励他,给了他很大的收藏信



陈旭生



心。陈旭生还记得,他找Bruce Kelly交换清洁袋,自己只给了对方一个朝鲜航空的袋子,而对方却非常慷慨地回寄了30个清洁袋。虽然至今都没机会见面,但两人建立了珍贵的友谊,经常通信互换清洁袋。

虽然,Bruce Kelly并不是清洁袋收藏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,但据陈旭生了解,他很可能是目前拥有清洁袋数量最多的人,陈旭生常常从他的邮件包裹里收获惊喜。在Bruce Kelly寄来的清洁袋中,就有非常珍贵的二战期间美国轰炸机的航空清洁袋,这让陈旭生如获至宝。“这个袋子很特别,不仅是背景特殊,而且还是牛皮纸袋的材质。鉴于当时的印刷技术有限,袋子上只留有简单的‘AIR SICKNESS BAG’字样,像是用一个橡皮图章印出来的。”陈旭生介绍,那个年代并没有淋膜技术,都是在牛皮纸袋里再套一个小的塑料袋,以前的袋子口还会有一条金属片,用来折叠封口。

认真收藏, 严肃活泼

这个圈子里的人数虽然不多,但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爱好者普遍都非常热情慷慨。陈旭生说,通过清洁袋让他建立了很多温暖的国际友谊,这是他意外的收获。德国的收藏爱好者Gerd Clemens是和陈旭生联系最频繁的一位,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。Gerd Clemens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长者,他不仅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、一家化工厂的CEO,还是一个城市的副市长。2015年,在陈旭生的邀请下,他来到中国,专门到陈旭生家做客,交流收藏。“一个清洁袋收藏家大老远跑到中国,来教一个菜鸟如何收藏清洁袋,见识了什么叫做严谨,向德国精神致敬。”前年,借着汉堡航空展的机会,陈旭生也去了德国拜访他,同时也跟汉堡、法兰克福的藏友见面交流,“他们都非常友好,我去他们家里,他们都是直接把收藏清洁袋的箱子拿出来,让我直接挑选,我也带了一大堆过去给他们”。